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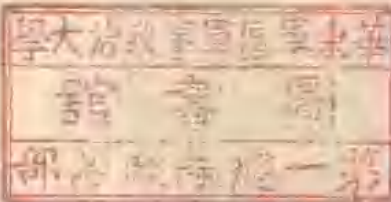
第一集 一種

主編 王雲五

陶靖節集

(二)

陶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陶靖節集

(二)

陶潛著

國學基本叢書

陶靖節集

卷四

詩五言

擬古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頗多懷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名其篇云○下本有九首字

榮榮留_下蘭_密密堂前柳_{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_{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_{未言心先相}醉_{不在接}

杯酒_{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_{吳注}多謝諸少年_{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_{離隔復何有}

曰君謂晉君情結見後而作出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故在朝諸親舊或有風動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何注此詩解者謂蘭柳易衰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凋

尚可望其有為不謂一別既久且遠中道逢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不可為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亦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離隔竟何所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

國者發也而劉題以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動其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謝按詩託蘭柳起興君即指蘭柳初別之時本不謂久因諸友留連致乖始願棄景物有負前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實

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氣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變計久出知歸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為招隱欲其謝外縣而堅見

也

辭家夙嚴駕_{常往至}各本_{作志汲古閣本}無終_{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_{聞有田子泰}

于泰北平無終人李注董奉遜帝子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囑奇士乃署為從事

曉將行道路阻絕遂循問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囑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

或已爲公孫瓚所滅。嘯謂哭泣而去。瓚怒曰：致何不送章報于我。嘯答云：項壯之嘯得北歸，送入徐無山中。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

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嘯北歸，百姓歸者五百餘家。嘯爲約東，與舉孝校北邊，然不事狂作，非一。馳子直在百年中。

何孟春曰：嘯之兩不受爵命，詳討烏桓，論功封嘯，嘯不受。庶幾能始終者，或謂嘯誓言爲虞報讐，卒不

能踐，而爲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說見吳師道禮部詩話。春謂晉宋易代之際，

士如嘯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

於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

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譏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

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

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壑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吳師道曰：此篇託不肯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作轉。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

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謝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執意新序東方有士曰爰旌目被服常不完三句九遇食湯注魏苑子思三句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一作苦

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屢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

驚別鶴下絃操孤鸞何注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孤鸞並琴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懷乃借古興端以喻已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遠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

各本作之從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湯注前四句與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無本作嗤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楊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曙東方明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

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何注劉雅曰此詩始作下元照之初乎日暮以此晉祚之垂沒天無雲曙則又知其爲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辟行賦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義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

不無感歎十國尚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爲零陵王

又明年被逐此詩始預
爲惘惘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

易水之上焉持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不見相知人惟見作神是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

何求伯牙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嘆不可見世莫可與也

亡以後憤世之辭苦悶易水以寓勇
齊恥食周粟荆軻爲燕報讐之意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轉然生斯時矣笑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

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子青雲下枝通子

地爲松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受剗達坐聽收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 李本有十
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流落本云一作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

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榮華難久居爲一篇日月不逝合我

行末云遠
爲一篇

白日淪西阿从何校宜和本作阿各本作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

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何厚曰安溪先生以爲非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

悽。終曉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頓耳同意何厚曰安溪先生

筆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蕋。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何注庭標詩夜未央注云

遠盡也王融三婦篇日月還復周。各本作有環周。熊本云宋本作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注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傷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劉按燥乾也與孔文

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作土。魚本云一邱壠用此空名道王詩一隨往化滅安

用空名揭意同何厚曰世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死不悟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眞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業曰

寫出少壯胸襟值歡無復娛寫出老人心境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何注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

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邊前期浩漫中存不戒寐天明起

以惜寸陰歟

澍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超荒忽

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注曰。畢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湯本云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李注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無復

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集本作持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轅。元鬢早已白。李注增節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何注大猶

文公大布之衣蠶絲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已見贈右軍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何注曰

其方自謂謀近不謀食也。理也可奈何。且作是非。爲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

日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進道者未切且爲陶一觴即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處此等人實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健不易到澗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見公之

德不尤事問呂謂未語欠商處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楚辭所謂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近東崖。何注書車服以庸車沈陰擬薰蕕。寒氣激我懷。集本

作泛舟擬董司
悲風激我懷

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縶。庭宇翳餘

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鵲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謝按遙遙從役至此三

媚媚松標崖。湯本云一作崔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湯本云一作柯條何淖

心理。李抄湯韻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云東坡和陶無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文選暖曖空作中滅。何時見餘暉。李善注王逸楚辭

鳥相與飛。李善注喻遲遲出林闌。未夕復來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曜曰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

況其當時出處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注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

寒以守志節當世從無如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焯曰孤雲自比其高潔下六篇皆

書聖賢能節窮所以歸隱千載遇立于萬族之表不可知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摧作短非。魚本云一揭曉前軒。初學記作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甕不見煙。詩書

塞座外日是不遠研初學記作日閑居非陳阮。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有會而作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原注：納決履。湯本李注：清歌暢商。一作高非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

弊襟作數袂，不掩肘。藁糞常乏糗。初學記作：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何注：莊

居衛提衽肘見，納履踵決曳，繼而歌聲滿天地。原憲居魯，子貢曰：先生何病？曰：仁義之思，則馬之飾，燕不

忍爲也。此詩決履清歌，俱以爲原憲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張自烈曰：讀苟得非所欽，乃知淵明乞食自

非計無復之興，與俗人同。寥落東坡代，哀之何其淺也。何焯曰：非獨遠于人，情生不遠，與辨則宜以

榮期原思自居，求無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子者，姑舍是，可也。黃江詩話曰：三代下不爲苟得

者，幾人？先生以此自命，真聖人之徒也。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劉向列女傳云：雲：好爵吾不榮。本作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作敝。乃

非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云：雲：好爵吾不榮。本作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作敝。乃

生君營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在餘賈也。若當賜之藥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

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證之曰：賤不亦宜

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何焯曰：此死生不改其

不去公誠造次顧沛必于是者矣。

袁安門校，宜和本作門積雪，邈然不可干。李注：漢書：洛陽大雪，餘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

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薪足朝餐。何焯曰：葛洪作稽後漢書：紹尚書郎，豈不實辛苦。

所懼非飢寒。何焯曰：荀求富強，則身敗名辱，有甚于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焦本云：一顏。于注：韓非

至德冠邦間，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瓛。李注張仲蔚處園文好詩人開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瓛知之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者窮亦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何焯曰自官事在詩外有不易之皆在一作有黃子廉廉之後也王應麟困學紀聞風俗通云穎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黃潛曰陶靖節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云云未審見于何者攻黃香及子瓛瓛孫瓛並著于苑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各姓諸系多附會杜撰不可盡信文獻堂亦據其家譜牒而云然耶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孫一晤歎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邀哉此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孫一晤歎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邀哉此

前修何焯曰此詩音終不為妻于所累貶節復出也

詠二疏

湯注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歸鄉里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疏

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饌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有并序二字湯本集本俱無毛晉綠君亭本云疑後人增人依宋本刪何本故大書為分注而刪題下并序二字今從之三良篇倣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湯注樂澤云四時借問衰一作商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錢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

厭厭閭里歎。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謝靈運曰。或勸廣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于金。廣以清言曉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蘇二疏詩。謂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初不病。此總言。蘇二疏見耳。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俱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湯本云。一作中。情謂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一作聯。命安可違。臨穴罔惟遲。湯本云。一作作。遲。集本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賄。泫然當我衣。

嚴有翼。藝苑雖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會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謝靈運曰。古人咏史。皆是咏漢。未有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曰。功葬驪山之足者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韓之不忍逆將。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節。荆軻富報讐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

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讎。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臣子報君。即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湯本云。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

歌子易水之上何注樂書筑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蕭蕭哀風逝湯本云一作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願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

術疎湯注晉句踐則刺劍之術也寄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注劉曜曰此靖節憤宋武

軻者往報屠故為是賦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蔣鼎曰事竊荆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

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易代

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弒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

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外外經域山川人物之異正充論衡吳越春秋皆以為禹治

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結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扶疏湯注扶注本太玄吳師道曰燕制王傳劉向封事

數使扶疏宋玉笛賦數紛茂盛扶疏四布王褒洞簫賦標象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

我書文選作窮巷隔深轍。頻迴故人車。李齊注漢書報員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當爲門門

各本作然酌春酒補作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李注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

也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何注劉驥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後語

隱然有獨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字由爲樂可知矣樂夢得曰詩本類物寓興吟詠情性但能輪寫

胸中所欲言無所不作而世多役于組織難錄故詩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丁不相調嘗觀元亮昔

于鐵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

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至好風與之

俱直是傾倒所有惜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何陋曰安溪先生云公宗尚六經絕口仙

得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外事蓋託寓意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積一作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

中言。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邱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

自道一譚一祿與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邱。西南望崑城。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何校宣和本作洛洛

世俗了不相聞也及周穆。託乘一來游。湯注槐江之山多瑤玕實惟帝之平圃一即玄圃也一兩望崑崙其光能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清瑤出處。以爲竹水雕刻之工。比諸退之所謂紅饒黃

聞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卷李注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

軒皇一作黃湯注卷一音密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瓊之玉爲長瀾澤而有光若于服之以藥不祥

翽翽三青鳥湯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何注楚辭顧寄言于三毛色奇湯本云一作甚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湯本云一作

願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何注楚辭顧寄言于三鳥兮去鸞奕而不得黃文煥曰因經言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故發此索酒之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謝按蕪當作無東望樛木山經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

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天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往三百里有谷曰陽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大

九日居上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轅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湯注三珠樹牛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經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多缺失也○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豈山海經之逸文與○何孟春曰東坡

云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安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湯注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遂之干渴谷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注夸父善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當以走飲誰何注馬谷郭璞注云馬渴也今

作遠逝何遠曰妙在縱其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迹二句言其爲夸也至死不悟謝按此

畫笑宋武垂簾舉事急圖禪代而志欲無敵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隆而已乃反言若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一湯本云復悔。徒設湯
云一作役在昔心，良辰詎可待。湯注：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
日以發爲口，
提干戚以舞。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下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斯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周必大曰：江州陶靖節集，宋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說，以刑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概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